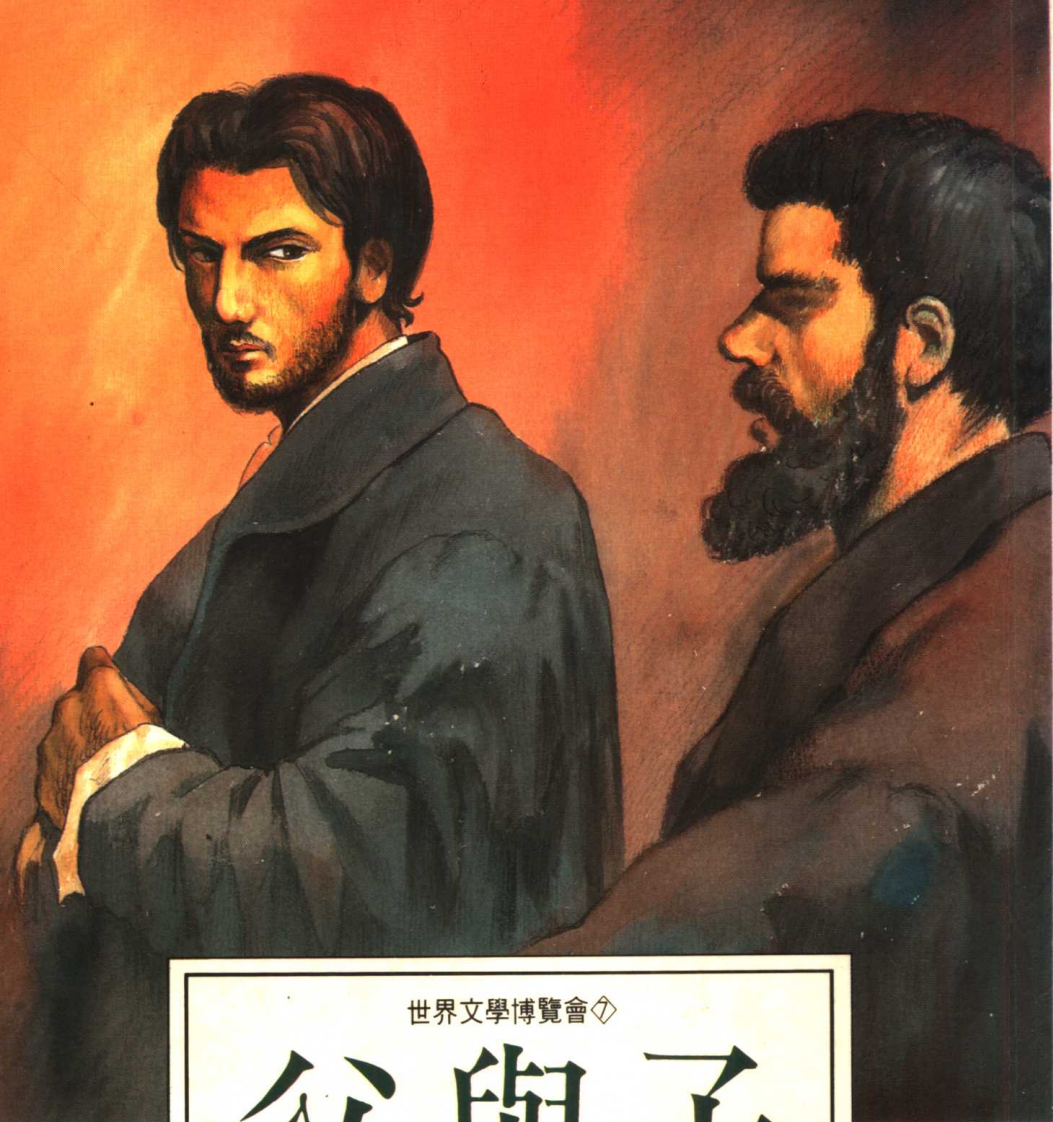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文學博覽會◇

父與子

Fathers and Sons
Ivan Turgenev



屠格涅夫／原著 儀文、李頌、霍亦非／翻譯 關今文化／出版

父與子／屠格涅夫 (Ivan Turgenev) 原著；儀文，
李頻，雷亦非翻譯，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
開今文化出版：知道總經銷，1994
面；公分。——(世界文學博覽會；7)
譯自：Fathers and Sons
ISBN 957-797-090-7 (平裝)

880.57

83009974

世界文學博覽會 7

父與子

發行人／冷遠孜

法律顧問／蕭雄淋律師、張泰昌律師

原著／屠格涅夫 (Ivan Turgenev)

翻譯／儀文、李頻、雷亦非

總編輯／戴月芳

執行主編／黃惠娟

美術主編／白儀琪

封面設計／傑士群英工作室

內文插畫／陳正堃

校對／烏惟揚

出版者／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

TEL：2342666 FAX：9374907

郵撥：1636829-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

電腦排版／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版印刷／世和印製企業公司

總經銷／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TEL：9189099 FAX：

初版／1994年11月

ISBN 957-797-090-7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©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, 1994

● 作者介紹 ●

俄國大文豪伊凡·謝爾蓋耶維奇·屠格涅夫生於奧廖爾1818年10月28日，逝於1883年8月22日巴黎布日瓦爾，享年66歲。

他以《獵人日記》的短篇特寫文體，在俄國文壇上嶄露頭角，隨後又創作出《羅亭》、《貴族之家》、《前夜》、《父與子》、《煙》、《處女地》等小說，幾乎成為19世紀俄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。



熱力推薦!!

全新譯本・率先出擊

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①小婦人 | |
| 阿爾柯特著 | 售價150元 |
| ②理智與情感 | |
| 珍・奧斯汀著 | 售價210元 |
| ③乞丐王子 | |
| 馬克吐溫著 | 售價160元 |
| ④包法利夫人 | |
| 居斯塔夫・福樓拜著 | 售價210元 |
| ⑤愛瑪姑娘 | |
| 珍・奧斯汀著 | 售價210元 |
| ⑥紅字 | |
| 霍桑著 | 售價180元 |
| ⑦父與子 | |
| 屠格涅夫著 | 售價180元 |



世界文學博覽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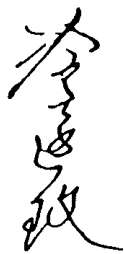


原著 屠格涅夫

翻譯 儀文、李頻、雷亦非

出版 開今文化

出版弁言



從人類發明文字之後，「文學」大概也就隨之誕生了吧！初始，人們可能只是單純的將所思想、所見所聞利用素樸的文字記錄下來，別無心機。然後，緣於文明生活的開展激盪與文人才子的巧思妙意，人類社會開始有了結構嚴謹的章節小說、詞藻典雅的瑰麗散文、撩人心弦的優美詩歌……它們也成了人類相互傳誦的精神糧食，哺餵著代代渴望滋養的乾涸心靈。於是，經典鉅著、奇文構從而不僅左右著時代的思維取向，也令人在每一段靜謐的閱讀過程中，不由自主地與之同歡同喜、共悲共憤！

「世界文學博覽會」是開今文化傾注大量人力，蒐羅最佳原著版本，重新編譯的世界文學賞讀系列，它雖名曰「博覽」，卻非雜蒐選錄。我們的心願是，在汗牛充棟的書海面前，為您提供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鉅著，它們或是傳誦一時，引領無數茫昧的人群；或是擲地鏗鏘，扣握著時代的脈動。同時，我們將先以《小婦人》敲開這扇文學饗宴之門，只要您抱著參觀「博覽會」的輕鬆心情，便能愉悅地品味一道道豐盛甜美的文學佳餚。

「我無法告訴您文學作品中真正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，但當我感覺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知道。」這是知名作家凱薩琳·安·波特（Katherine Anne Porter）在《寫作

札記》中的告白，也是我們決定出版這一系列世界文學名著時的心情與期望。我們的確難以藉著隻字片語就表述出作品的精神底蘊；於是，我們只能期望靠著原著的忠實展現，讓讀者親自去感動作品中內含的靈思，然後也可以大聲的喊出「當我感覺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知道。」

目 錄

父 與 子

出版弁言

1 歸鄉／7

2 馬尹里諾莊園／15

3 巴扎羅夫的魅力／31

4 帕維爾的過去／47

5 初次交鋒／65

6 自由主義／89

7 邂逅／101

8 愉快的會面／117

9 表明心意／137

10 親人相見／161

11 再次離家／185

12 決鬥／215

13 表白／251

14 病榻前的省思／279

15 尾聲／303

屠格涅夫大事編年簡表／309

1 歸鄉

「喂，彼得，還沒有動靜嗎？」這是1859年5月20日，在X公路旁的一家驛站前，一位四十多歲的紳士正站在台階上大聲問著他的僕人。這位紳士穿著滿是灰塵的大衣和花格子長褲，光著頭沒戴帽子。

他的僕人是一個年輕小伙子，長著一雙無神的小眼睛，下巴上剛冒出一點兒小絨毛。從他身上的一切——一隻耳朵上戴的綠松石耳環；擦了髮油的雜色頭髮和他那裝模作樣的舉止——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摩登青年。他目空一切地朝公路盡頭望了一下，十分肯定地回答說：「是的，老爺，一點兒動靜也沒有？」

「真的還看不見？」他的主人又問了一句。

「真的看不見。」僕人又回答了一遍。

紳士嘆了一口氣，在一條長凳上坐了下來。我們趁著他坐在那兒，憂鬱地四下張望的機會，把他向讀者們做個介紹。

他的名字叫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·基爾薩諾夫。他的美麗莊園就離這個驛站不到十公里。他的父親是一位參加過1812年戰爭的將軍，是一個識字不多的武夫，也是一個不壞的俄羅斯人。他最初當過旅長，後來升任師長，他一直過著一種動盪的軍旅生活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省度過，憑藉著他的英勇善戰，所以在那些地方都具有相當的影響。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和他的哥哥帕維爾都出生在俄羅斯南部。十四歲以前一直住在家裡，整天被那些學識平庸的家庭教師、饒舌而諂媚的副官及各團和參謀部裡的軍官們所包圍。他的母親是科爾亞津家的小姐，年輕時叫阿加忒，嫁給將軍後叫阿加福克利姪·庫茲米尼什娜·基爾薩諾娃，應歸入「威嚴的主婦」一類。她戴著光鮮的女帽，穿著窠窠作響的綢長裙，在做彌撒時總是第一個把嘴唇貼在十字架上。她有滔滔不絕地大聲講演的習慣，而且堅持要求她的孩子們早晨吻她的手，晚上睡覺要給予他們祝福——總而言之，是她當家作主。儘管尼古拉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勇武——他甚至還得了一個「膽小鬼」的綽號，但爲了盡義務，他不得不像他哥哥帕維爾一樣加入軍隊；但就在他接到服役通知的那天，他摔斷了一條腿，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，而且爲他留下終身的殘疾——走路有點兒跛。他父親只

好放棄讓他從戎的打算，讓他轉而去謀文職。等尼古拉滿了十八歲，他父親就把他送到彼得堡去上大學。這時，他哥哥帕維爾在近衛團裡取得軍官資格。兩兄弟合租了一間房子共同生活，拜託一位叫伊利亞·科爾亞津的做高官的遠方親戚監護他們。父親不時地寄來信，幾大張淺灰色的信紙上塗滿潦草的字跡，在信紙的最下端，總不忘寫上「彼得·基爾薩諾夫，陸軍少將」，還煞費苦心地在簽名周圍畫上裝飾花邊。1835年，尼古拉獲得了學位。也就在這一年，基爾薩諾夫將軍因在他指揮的閱兵中出了些小問題而被解職，就帶著妻子到彼得堡定居。當他剛在塔夫里奇斯基公園附近租好一所房子，並加入英國俱樂部的时候，卻突然中風死去。他太太不久也跟著他去了，她是過不慣首都這種沉悶的生活，退隱後的無趣生活是她致死的原因。在父母還在世的時候，尼古拉就深深愛上老房東普列波羅文斯基的女兒。她是一個漂亮又有教養的姑娘，她非常愛讀報紙上〈科學〉專欄裡的嚴肅文章。服喪期一過，他們就結了婚。他辭去他父親生前為他在民政部謀得的一個職位，非常幸福地和瑪莎在一起生活。起初他們住在萊斯諾伊學院附近的宿舍，隨後搬到城裡一所雖小但很精緻的公寓（裡面有清潔的樓梯和陰涼的客廳）。最後他們在鄉下定居下

來，兒子阿卡代就出生在那裡。這對年輕的夫婦過得幸福而安寧：他們幾乎形影不離，一起讀書、彈琴和唱歌；瑪莎種植花草、飼養雞鴨，尼古拉有時出去打獵和忙於莊園的管理。在此期間，阿卡代也在這快樂平靜的環境中漸漸長大。十年的時光就像南柯一夢。1847年尼古拉的妻子去世了。他幾乎承受不住這個打擊，幾個星期下來他的頭髮白了不少。他決定到國外去換個環境……但1848年，一場大革命幾乎席捲了整個歐洲。他只得分外不情願地又回到鄉下，在隨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，他一直過著一種懶散的生活，著手「改革」他的莊園。1855年他把兒子送進大學，他跟兒子一起在彼得堡住了三年，他深居簡出，試著使自己與兒子的年輕朋友們交往。最後一個冬天他沒能在彼得堡度過，所以我們在這裡見到他，他正在這裡著急地等候著他大學畢業的兒子歸來。他頭髮花白，身體還很結實，就是背有點兒駝。

出於尊敬，或者想避開主人的視線，那個僕人溜到大門口，點起他的煙斗。尼古拉低下頭，漫不經心地打量著門口那搖搖晃晃的樓梯：一隻神色高傲的花雛雞正張著牠那結實的黃色腳爪，在樓梯上神氣活現地走來走去；一隻骯髒的貓懶洋洋地趴在樓梯的扶手上，

充滿敵意地盯著牠。陽光很強烈，一股香味從驛站幽暗的過道裡飄送過來。尼古拉陷入了沉思。「我的兒子……一個大學畢業生……我的阿卡代……」這些念頭不停地在他的腦海中盤旋，他強迫自己去想些別的，但這些念頭怎麼也揮之不去。他想起了他死去的太太……「她沒能活著看到這一天。」他悲哀地喃喃說著……一隻藍色的鴿子落在公路上，搖搖擺擺地急急奔向井邊的小水坑去喝水。就在這時，漸漸駛近的車輪聲傳進了他的耳朵……

「可能是他們回來了。」僕人喊著從大門口衝進來。

尼古拉跳起來，凝神向公路上望去，一輛由三匹馬拉的四輪馬車進入視線；他馬上看見馬車裡那頂學生制帽上的銅箍在閃著微光，隨後就看見那張可愛而熟悉的臉……

「阿卡代！阿卡代！」尼古拉大聲喊著，揮動著雙手迎著馬車跑過去……幾秒鐘之後，他的嘴唇就壓在年輕學士那還沒長鬍鬚、滿是塵土、被太陽曬成棕褐色的面頰上。

「讓我先抖抖身上的土，爸爸！」阿卡代高興地大聲說，長途旅行的勞累使他的聲音有點兒沙啞。他熱烈地回抱他父親。「我把您的衣服都弄髒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尼古拉臉上帶著慈祥的微笑連連說。他先在兒子的外套上拍了幾下，然後又拍了拍自己的外衣。「讓我好好地看看你。」他說著往後退了幾步。突然又像想起了什麼，匆忙地向驛站走去，一邊走一邊喊：「快來呀，快，把馬卸下來。」

尼古拉比他兒子更興奮，他顯得有點忙亂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阿卡代忙攔住了他。

「爸爸，我來給您介紹一下我最好的朋友巴扎羅夫，就是我在給您的信中經常提到的。這次他肯賞光到我們家作客。」

尼古拉很快地轉回身來，走到一個身穿長大衣的高個青年身邊，這時他剛從馬車上下來。他兒子的朋友不慌不忙地伸出手來，他熱情地緊緊握住那隻紅紅的、脫去手套的手。

「對於您的光臨，我由衷地高興和感激。我希望……我可以請教一下您的父名嗎？」

「葉夫蓋尼·瓦西里奇。」巴扎羅夫慢吞吞地回答，聲音極富男子氣概。他翻下大衣領子，露出了整個臉。這是一張瘦長臉，前額寬寬的，鼻子上平下尖，一雙綠色眼珠的大眼睛，黃中帶紅的連鬚鬍子——一種安詳的微笑顯得這張臉很有生氣，既聰明又自信。

「親愛的葉夫蓋尼·瓦西里奇，我希望您在這兒不會感到厭煩。」

阿卡代帶好友巴扎羅夫歸鄉，父親尼古拉分外高興。

